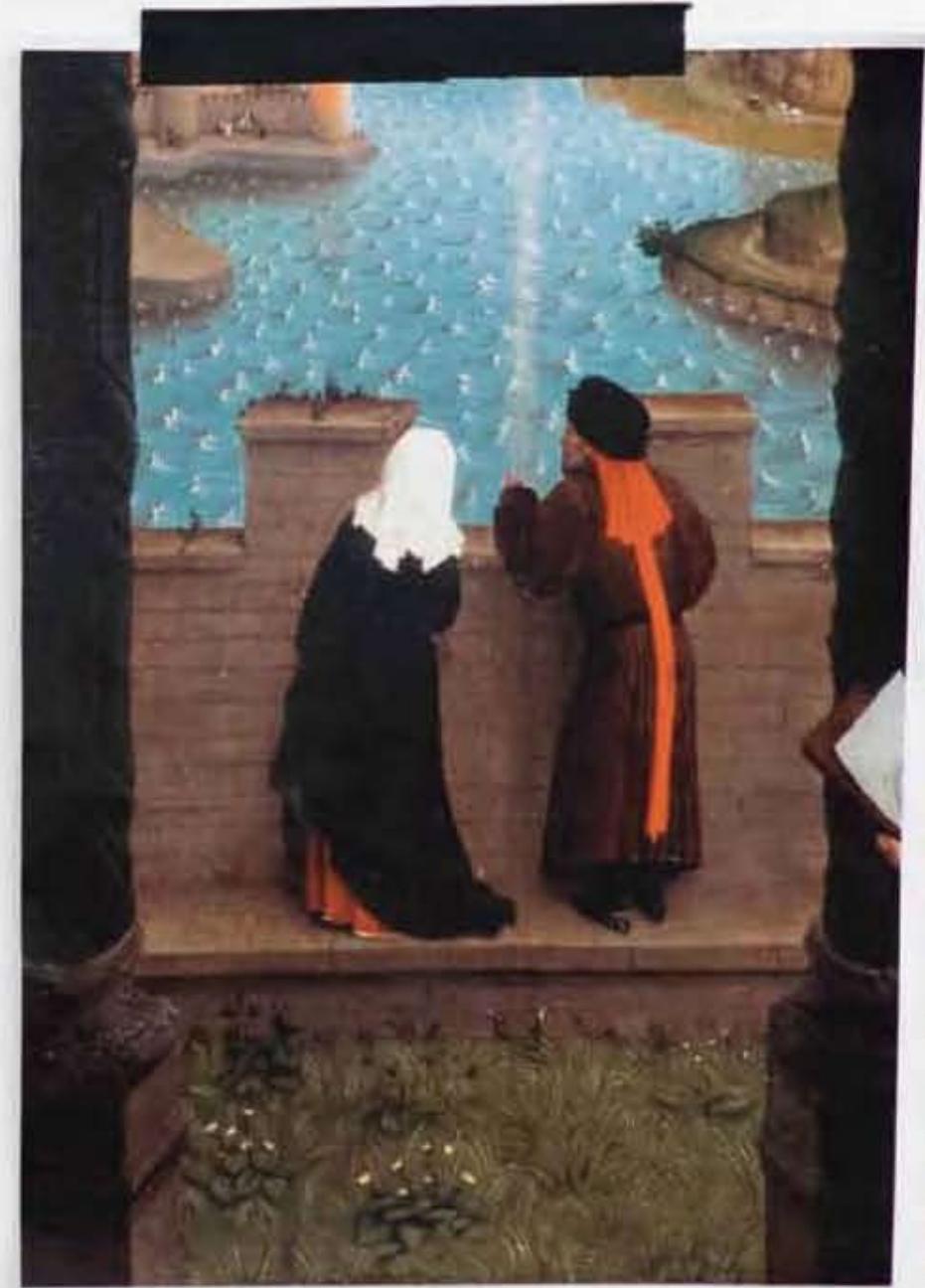


撰文：邱汎瑜  
攝影：謝浩然（法國）、徐子豪、曾梓洋  
部分圖片由受訪者、法國五月、  
財團法人立德文教基金會提供  
導航：法國五月

封面故事 | COVER STORY

# 異地，通感

## 中法藝術交流記



1888年，年輕的梵高來到風景多變的南法城市Arles，南法多采的山脊線與景色開啟了他的眼眸，將淡紫、湛藍、粟黃、橘橙往調色盤裏倒，完成了《Café Terrace on the Place du Forum》和太陽花系列等名作。

此城同時是他經歷精神崩潰的地方，住進了鎮中療養院的日子，他會花個多小時腳程，徒步從市鎮走到近郊的水道，探望並臨摹那貫穿兩岸連河的吊橋，觀察婦女沿岸洗滌、商人經過橋道的風景。《Langlois Bridge at Arles》等作品既是他的故鄉荷蘭常見景物的思念憑弔，技巧、用色亦融會了他在荷蘭和法國時期的演進，及對日本木刻版畫的研究。

對藝術創作來說，文化衝擊等新體驗從來是創新或突破的重要養分。有的藝術家選擇出走異鄉，親身接觸異國文化，置身於陌生環境令五感更加敏銳，增廣眼界見聞；或透過與不同地方的藝術家交流交往，迸發新想法。

法國女畫家Fabienne Verdier畫室門上的參考圖，正是她受中、西文化影響的證明。

雖說如今名畫和藝術圈動向均可上網找到，但遙想二十世紀初，資訊封閉，一批中國畫家懷着革新國畫的理想，遠赴法國，奔向了巴黎二十年代的文化盛宴，那種震撼足以令徐悲鴻和林風眠回國後改變了中國的藝術教育發展；亦為二戰後留法、國際聲譽更濃的趙無極、朱德群和吳冠中等人開路。但藝術交流從來不是單方面的，二戰後的巴黎藝術家亦對抽象方法和東方藝術產生興趣，例子之一有女畫家Fabienne Verdier來華，在中國研讀書法十年，將東方精神和技巧融入到西洋畫傳統中。他們均不甘受制於傳統，而是不斷探索藝術的新領域。

中、法這兩個東西方國家，藝術淵源遠比我們想像的深和遠。即使到了今日，仍有不少香港／法國藝術家互相交換經驗，並活躍於藝術界。作為中法交流的濫觴，高舉思想自由、兼容並包旗幟的五四運動，剛於月初度過九十五周年；而今年亦是中法建交五十周年，市內即將有大量中法藝術相關的展覽活動密鑼緊鼓發生。雖然全球化令城市愈來愈同質化，但正是此時我們更需要思考旅行／置身異地的意義。「靈光」不能「複製」，但觀照這些藝術家為了取得新經驗的歷程和努力，其實就是一個不斷將新文化加諸於傳統的體認、思考和驗證過程，這些經驗或許能夠幫助我們當個文化漫遊者，重新審視生活和藝術的養分來源。



法國中華藝術家協會由當地的留法中國藝術家組成，圖為三十年代成員合照，第一行右二的是雕塑家滑田友，當時的會址設於常玉家。（圖片由法國五月提供）



法國女畫家Fabienne Verdier於八十年代到中國學習書法期間，多次到少數民族村落遊歷。（圖片由Fabienne Verdier提供）



趙無極《14.1.83》(1983)，油彩布本  
(圖片由法國五月提供)



趙無極《14.1.83》(1983)，油彩布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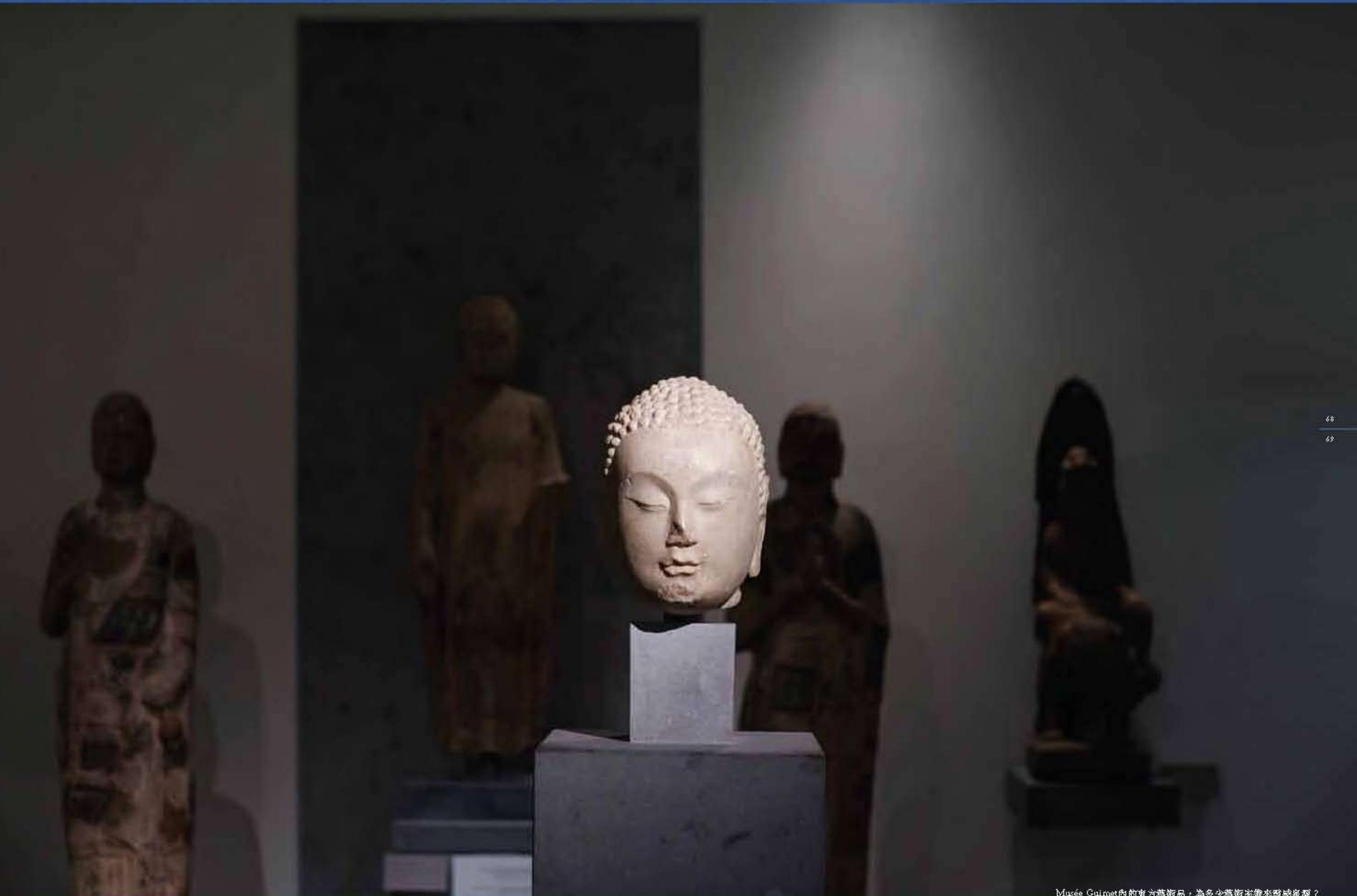
「我知道Montparnasse並且想住在那裏，因為聽說那是藝術家居住的城區。我非住在這個區不可。出租車司機把我拉到那裏，說那裏有很多大學生。我找到一家旅館，但覺得太貴了：六法郎一天。三天後，我搬了家，因為想到法國藝術雜誌中常提到的『大茅舍美術學院』，便在它附近rue Delambre上找到一家旅館，在一個帶淋浴的漂亮房間裏住了很久，從此再也沒有離開Montparnasse區。」

《趙無極自傳》

# 留法的畫家們

當我們迷倒於活地阿倫《Midnight in Paris》鏡頭中二十年代的巴黎，Jean Cocteau、Man Ray、Marcel Duchamp等人流連咖啡廳，在舞蹈、音樂和香煙中交換想法；當時繁密的文化圈中，也有中國畫家的身影。

這除了是一個充滿異國情調的畫面，更重要的是這班華人畫家之於當時巴黎文藝圈的參與和經驗交換。他們到底在巴黎過着怎樣的生活？對創作有着怎樣影響？法國吉美亞洲藝術博物館（Musée Guimet），將是開啟這段故事的第一站。



Musée Guimet內的東方藝術品，為多少藝術家帶來靈感泉源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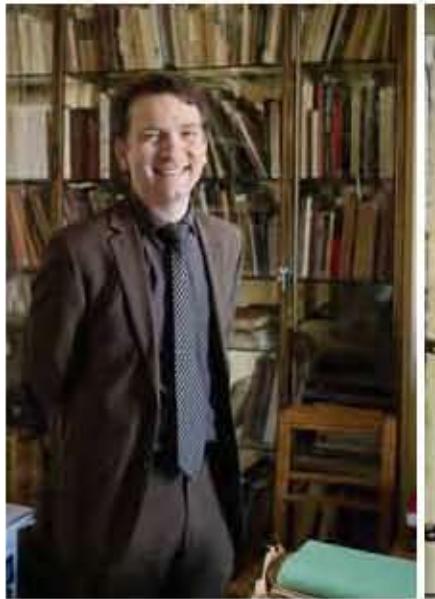
70 東方藝術品，與博物館在美聯為一線。



71 屬於工藝史的角落



72 林風眠是否曾望着這件韻象，想像遙遠的中國文呢？



Musée Guimet中國書畫部主任Eric Lefebvre



Eric辦公室的書架上，满满是中國畫家相關的書籍。

## 獻給東方的 博物館

位於巴黎十六區的Musée Guimet，在周遭古色古香的建築羣中未必特別起眼，卻是亞洲以外最大的亞洲藝術博物館之一。

「博物館最初由Émile Guimet於1879年在里昂創辦，他是當地的工業家，家族本身從事顏料化學品的生意，與油畫息息相關，而他自己也對世界各地不同文化和宗教深深着迷，又愛到全世界，特別是日本旅行。博物館其後轉移到巴黎，藏品來自Trocadéro博物館、羅浮宮等——二戰後，羅浮宮決定將來自中國、日本的藝術品，轉為收藏於Musée Guimet，為中國藝術品特設一個區域——包括敦煌壁畫、瓷器，令Musée Guimet成為國家級的亞洲藝術博物館。」Musée Guimet中國書畫部主任易凱（Eric Lefebvre）博士，為我們解釋此地與東方藝術的淵源。

但博物館不但收集古代出土器物，也有近代畫家作品，箇中原因，則與二十世紀初留學法國的畫家們淵源頗深。「1937年，徐悲鴻辦了一個大型展覽，呈現了所有中國大師的作品，包括張大千、齊白石

等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展覽。這批來到巴黎的中國藝術家，他們既是畫家，像劉海粟；也是策展人，像徐悲鴻；對於博物館首次收藏中國當代作品，這些人在當中是很大的推動力。」

夾雜在柬埔寨佛像、漢朝馬頭、宋代青瓷等收藏品之間的，是大約500幅的中國畫作藏品。如今博物館成為收藏林風眠、常玉、吳冠中等作品的地方，但原來館內的藏品，曾經也是這些留學畫家創作的養分。

「林風眠在法國學畫期間，曾經歷一個瓶頸位。當時他的教授說：你何不重新審視自己國家的藝術？並建議他到Musée Guimet學習。正是這個時期，林風眠大量研習全世界的藝術文化，不管是畫作還是器物。我認為這些國家博物館幫助他對中國雕塑產生新想法，不只是藝術家作品，更多是日常生活中的尋常物品。」事實上，林風眠後來受中國民間藝術，如彩陶、銅器、皮影、剪紙等影響很深；這些巴黎的東方博物館和陶瓷博物館，便是他鑑賞、鑽研中國民間工藝美術的教室。

### 法中情緣

在Eric的辦公桌上，正隨意地擺放了幾本中文字典，書架上也有不少中文藝術著作……專修中國藝術史的他，普通話流利，能寫能讀，這不但因為他娶了一位中國太太，也因為他年輕時曾到杭州國立藝術院進修——一所林風眠從法國回華後一手建立的學院，林本人的學生，後來赴法的趙無極、吳冠中和朱德群，也曾於此就學，並稱為「留法三劍客」。

「我當時主修的是中國藝術史（太太便是杭藝的同學），很早便被中國藝術與文學之間深厚的連繫所吸引，進而慢慢對這段藝術史如何被書寫產生興趣。留學時當然知道林風眠與學校的淵源，但當時對傅抱石、黃賓虹及潘天壽等現代中國畫家的興趣較大……我回法後從事中法畫家交流方面的研究，才認識這段藝術交流故事的重要性。事實上，我在巴黎就讀的École du Louvre，吳冠中也曾經是那裏的學生呢！」



法國政治家Georges Clemenceau積極將東方文化帶到法國，因為其劇作《The Veil of Happiness》的場景，呈現他眼中的中國世界。



Georges Clemenceau (右一)  
與Monet (左二) 友好，後者  
畫中的東方元素，是否也是  
受他影響？

亦正是這段緊密的中西交往，吸引Eric不斷鑽研下去。「首批到法國的徐悲鴻、林風眠，在二十年代尾回國成為了中國藝術教育的領袖；雖然當時他們的個人作品在西方沒造成多大迴響，但他們在二、三十年代於法國舉辦了首個中國現代畫展，介紹了齊白石、張大千等大家的作品。他們對下一代畫家的影響也很深遠，林風眠的學生趙無極、朱德群在二戰後到巴黎，並成為了藝術界活躍的一員。當時在巴黎創作的歐洲藝術家正尋求一種新的抽象形式，而東方書法便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影響：It really was a time of exchange。趙、朱二人後來均在法國有很大的影響力，更被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，以表揚其藝術成就。」徐悲鴻和林風眠，一開始便懷抱着革新國畫的理想來到法國，一心做個溝通中西的過客，將在法國得到的經驗帶回中國；但同期留學的常玉和潘玉良，卻不經意地將一生留了在法國，成為了異鄉的歸人，在巴黎處處留下活躍的足跡；也是趙無極、朱德群等後輩來法時的引路人。

#### 創作碰撞

「這批畫家不但是來學習，也參與了巴黎的藝術交往，如1949年趙無極正在作石版畫的新嘗試，著名法國詩人Henri

Michaux看到他的作品後，主動為其畫題詩，並題名為《鏡頭無極八幅石版畫》；當時二人還沒有見過面呢。這反映當時藝術界不斷碰撞新想法的活力，也反映這些中國畫家們不斷嘗試擺脫國畫的影響，創造新畫法。」

Eric指，他們暫時擁有約五百幅的中國畫作館藏，而他的目標是嘗試填補藏品年代之間的夾縫，不但只收藏早年的作品，也豐富當代藝術的畫廊。「我們剛得到嚴德輝坐船由中國到南法泊岸期間的畫相，他本身既是雕塑家亦是攝影師，他對這段旅途點滴的紀錄，將有助我們進一步了解這批畫家留法的生活面貌。」



Musée Guimet  
地址：6 Place d'Iéna, 75116 Paris  
電話：+33 1 56 52 53 00  
網址：[www.guimet.fr](http://www.guimet.fr)

巴黎Musée Guimet中，收藏着大量這類精緻的商瓷品，映照着東方的工藝歷史。



# 重遊 藝術家聚腳點

二十年代的巴黎，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們聚集在租金相對廉宜的Montparnasse區生活，流連在那一帶的咖啡館談文論藝；當中也包括了這些留法中國畫家。經過幾個世代的新陳代謝，他們流連的地點仍可在市內找到。走在巴黎市內，與前人的足跡重疊，看他們在什麼地方醞釀想法，也是一有趣的體驗。



蒙帕納斯區（Montparnasse）看起來與巴黎其他地區沒什麼兩樣，自由的氣氛卻曾經吸引藝術家駐紮。（圖片由getty images提供）

## Montparnasse

這似乎是城市發展的必然：藝術家們尋找租金廉宜而自由的地方進駐創作，聲名漸起連帶租金也上升後，便慢慢移徙到另一個（暫）未被發掘的樂土生活……蒙帕納斯（Montparnasse）便是這樣取代了蒙馬特區，成為二十年代les Années Folles（瘋狂年代）的背景場地。Jean Cocteau曾說在Montparnasse區，貧窮是一種奢侈——鼠患處處，衛生情況惡劣，但因鄰近藝術學校，很多留學生多半在這裏的小旅館租房間住宿，既方便又經濟。



Le Dôme Café的客人包括多位傳奇藝術家，令它成為巴黎一道充滿故事的風景線。（圖片由Corbis提供）



今日的Café de la Rotonde

## Café

Montparnasse的三間傳奇咖啡館——Le Dôme Café、Café de la Rotonde和La Coupole，如今仍坐落在Montparnasse大道的顯眼位置。這幾間過／近百年歷史的餐廳，是無數文人雅客的聚腳點，潦倒的藝術家們以畫賒帳，也算是咖啡廳東主支持藝術的另類方式。當中Café de la Rotonde曾被畢卡索入畫；卡繆在La Coupole慶祝自己得到諾貝爾獎；Le Dôme Café成為Edith Piaf《Paris》一曲中的歌詞……這當然也是完全融入巴黎生活的常玉經常流連的地方，他曾將Le Dôme Café和La Coupole入畫，一次飲咖啡的悠閒時光中，他抽起一張餐巾，速畫眼前的法國小姐輕啜咖啡的神情，這位哈蒙尼耶小姐，後來更成為他短暫的太太……



大茅舍內的畫室模樣（圖片由法國五月提供）



看上去像是普通房舍，大茅舍卻曾是不少名家的學習之地。

## School

當時留法的中國畫家，主要就讀於巴黎國立美術學院（É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Beaux-Arts）和大茅舍藝術學院（Académie de la Grande Chaumière）。徐悲鴻、林風眠、吳冠中均曾於前者受學，接受官辦的正規西方繪畫教育，大茅舍則以較低廉的學費和獨立自由的風氣——提供模特兒的「自助式」教育，吸引了常玉和趙無極等人就讀。

## 拓荒者的盛宴

徐悲鴻、林風眠、常玉、齊白石、方君璧、張大千等……均是在1920年代前後，以勤工儉學名義留法的第一批中國學生。五四運動前後，救國熱誠高漲，當中黎元培主導成立勤工儉學會，鼓勵較貧窮的人出國進修，繼承西法以革新中國。雖成立只短短六年（1915至1921年），但除以上藝術家外，尚有李金髮、周恩來、鄧小平等人文哲學家，影響深遠。

當中一心吸收西方藝術精華，以革新國畫的徐悲鴻和林風眠，廢寢忘食地繼承學習，回國後各自到南京中央大學主持藝術系，及杭州國立藝術院任教。前者主張寫實主義，後者則引領表現主義風潮，改變了一代人的藝術取向。有的人卻從此留在巴黎，投入巴黎的咖啡廳談文論藝，或在家中舉辦沙龍，以另一種形式令藝術生命發光發熱。

中國寫實畫大師徐悲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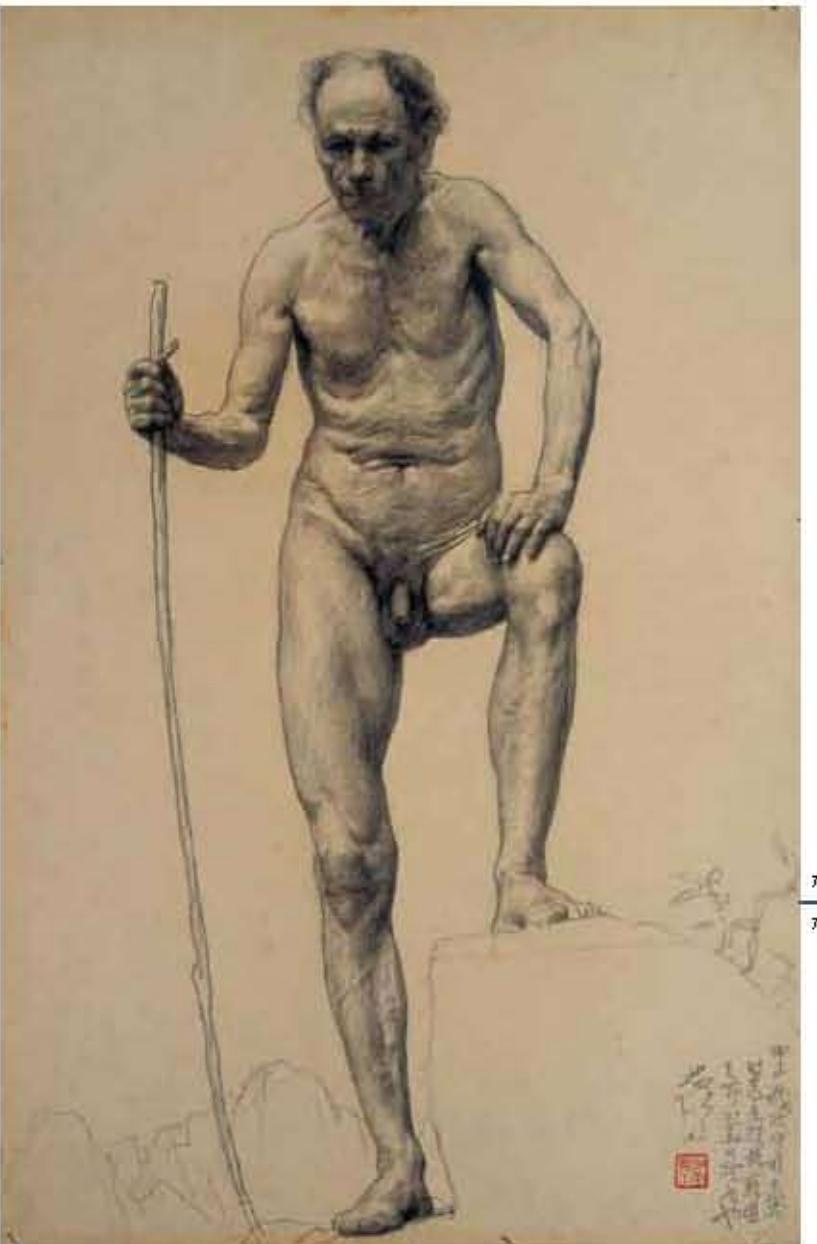


《女人體》(1924)，炭筆素描

徐悲鴻  
畫下去，忘卻窮中苦

徐悲鴻於1919年抵達巴黎，便忙於看藝術展覽，逛美術館、博物館。上午在學校作畫，下午到畫室畫模特兒，又到蒙馬特區各畫院作畫，羅浮宮臨畫。因他喜愛畫馬，又常去馬場寫生，並研究馬的解剖，或去動物園畫獅、虎等，作品甚多。他後來師從當時巴黎的著名畫家達仰，達仰擅長肖像、風俗題材，在他的指導下徐集中研習素描，並養成默畫——描繪記憶中形象的習慣。在法國前後八年，他到過德國、英國、瑞士、意大利、新加坡等，後因經濟極其拮据，於1927年回國。

徐悲鴻是以官費資格，與太太蔣碧微赴法留學，官費時匯時緩，兩人常為生計發愁。1924年被徐形容為「時為來歐最窮困之節」，但窮困中他仍不斷作畫，連病中也不輟筆。他曾說：「胃潰瘍就愈要畫，畫下去就會忘記痛苦。」他在巴黎國立美術學院畫素描，中午只以一點麵包加涼水充飢，天冷沒有大衣，他得了胃病，終身未癒。但卻也是這時候，他畫出了部分最得意的素描作品，包括展現老人持棍動態和皮膚肌理的《男人體》，和曾說要在死後將作品刻在棺材上的《女人體》，均展現了他「摹方勿圓，摹拙勿巧，摹靜勿太乾淨」的特點。



《男人體》(1924)，炭筆素描

沉林  
浸風  
浪漫  
眼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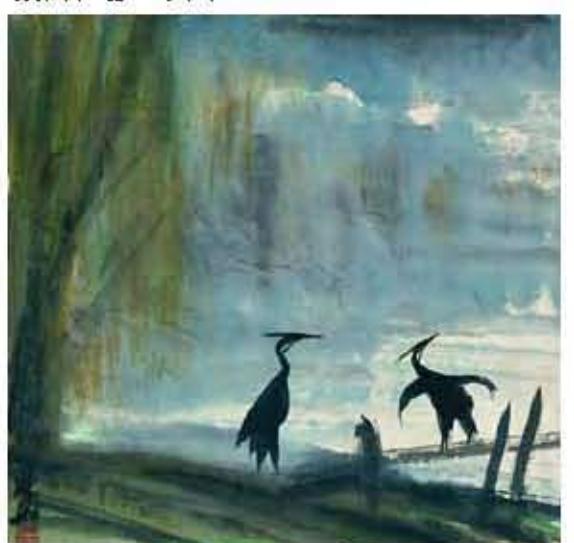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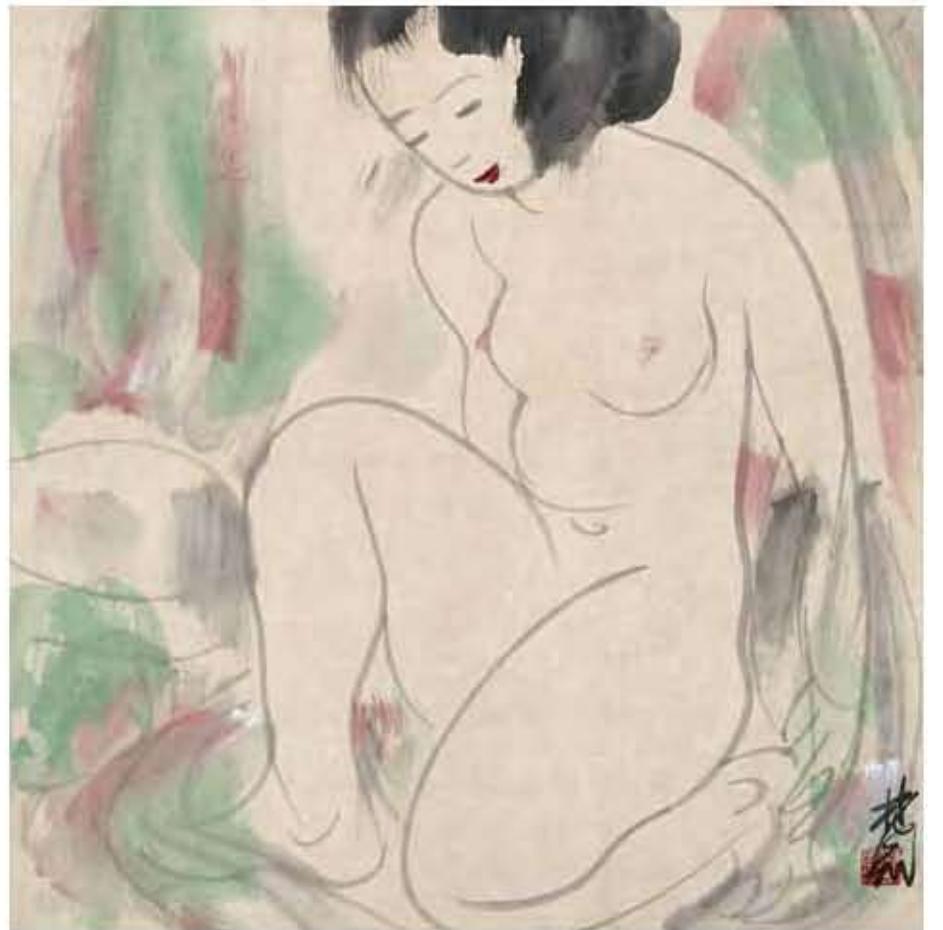
中年林風眠，在他擅長的仕女圖作品前留影。（圖片由述園五月提供）

與徐悲鴻同為1919年到巴黎（即五四運動那一年），二人均受過學院派的寫實主義技巧訓練，但性情與藝術主張的不同，使林風眠走向表現主義的方向。歐洲六年，他曾進入第戎美術學院、巴黎國立美術學院和「學院派大師」Fernand Cormon的工作室，花了大量時間到博物館臨摹研究，並進行戶外色彩寫生和速寫式人體寫生訓練。當時林風眠的同學李金髮正迷於法國象徵派詩人波特萊爾，林風眠受他影響，也受到象徵主義和浪漫派的薰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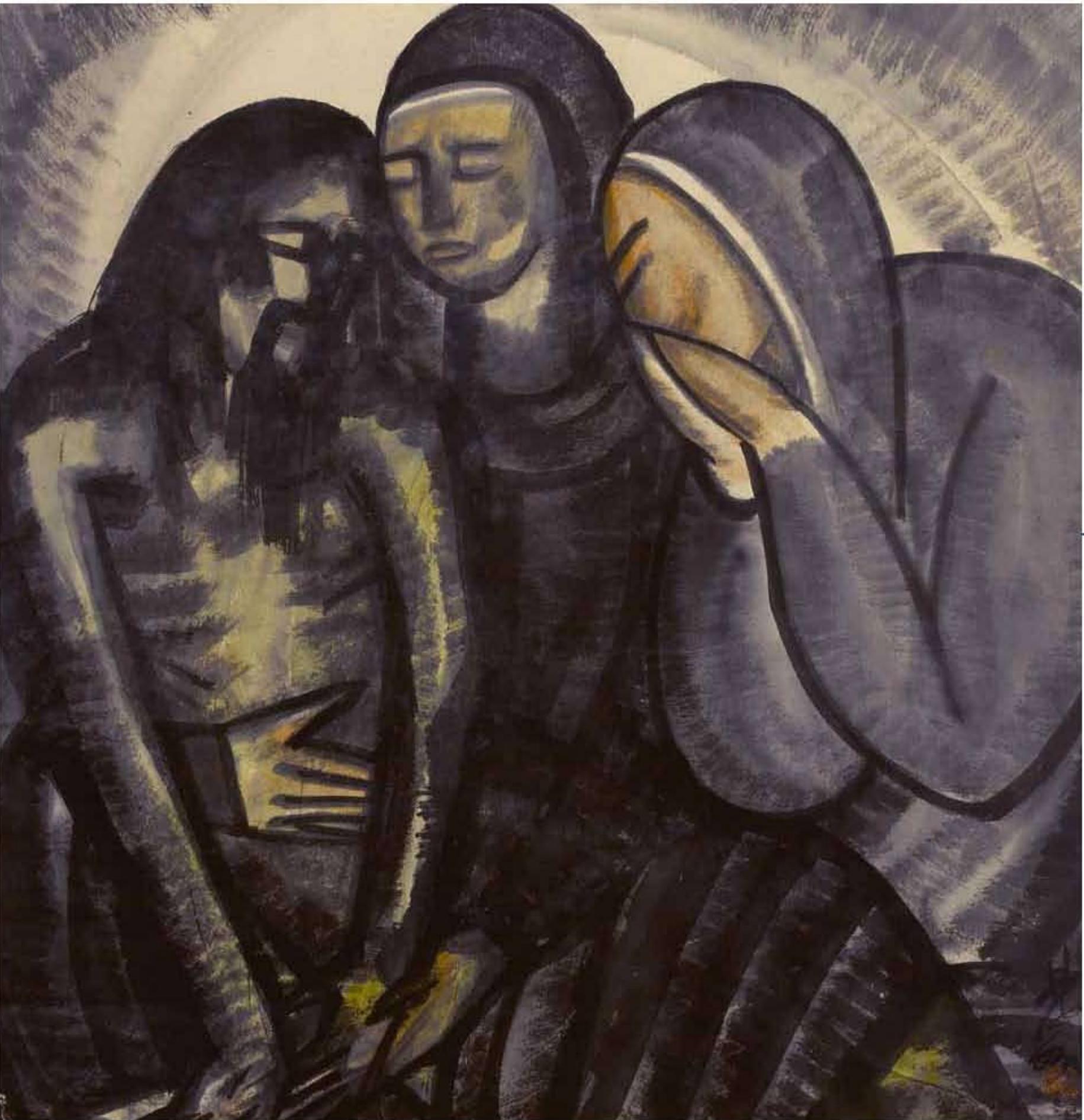
1926年林風眠在蔡元培推薦下，回國投入美術教育，先後出任北京藝專校長與杭州國立美術院院長，提出「介紹西洋藝術，整理中國藝術，調和中西藝術，創造時代藝術」的口號。但這位革新國畫的志者，在文革時受到迫害，被迫親手將自己的作品和藏畫浸到浴缸中毀壞，那已是後話……

《河邊雙鶴》（1945-46），水墨設色紙本  
將水墨化作抽象的筆觸，展現鶴鳥的動感和蒼茫的河邊景色。  
（圖片由述園五月提供）





《坐着的裸女》(1952)，水墨設色紙本  
林風眠擅畫仕女圖，其仕女總是嫋嫋優雅，美人如花，他的裸女圖則受到專畫歐美人的莫地里阿尼啟發，強調曲線、柔媚、肉感，省略了人體的細節，臉部也極「概念化」。



《聖潔》(1940年代)，水墨設色紙本  
香港藝術館助理館長鄒慶堯指，這幅畫是中西結合的成功例子，「取用野獸派畫家盧奧那種宗教人物的題材，但採用中國水墨表現愛戀的情感，這種強烈的情感在中國畫十分少見。」



常玉（右）與友人Johan Franco攝於巴黎街頭（約1930年），這位作曲家對常玉幫助甚大，曾為他在荷蘭舉辦了數次展覽，更於1932年所立的遺囑中寫道：「我無條件的遺贈給1901年出生於（中國）四川，現居於巴黎的常玉先生，每三個月一筆五百法郎的年金。」（圖片由財團法人立青文教基金會提供）

## 常玉 巴黎貴公子

常玉出身於商人家庭，頗有些貴公子氣派，於1920年抵達法國的他，與徐悲鴻夫婦交好，常以照相機拍下蔣薇微搔首弄姿的倩影，或常、蔣二人打扮時髦的合照。相比起徐悲鴻不眠不休的拜師習藝，他拉琴、打球、流連咖啡館，完全融入巴黎的日常生活中。他於1925年結識了當時巴黎最大的收藏家Henri-Pierre Roché；他對常玉十分欣賞，大量購買其畫作，更經常將常玉與馬蒂斯的作品同時掛上家中牆壁欣賞。但常玉不善理財，1934年更曾在中國餐館打工，Eric Lefebvre說：「常玉不善於經營自己，曾有記者說，在常玉的畫室，他不敢開口稱讚任何作品，因為他知道常玉聽到後定會立即將作品轉贈給他。」1966年，常玉因煤气洩漏意外，於巴黎家中逝世。



《瑪泰像》（1928），  
鉛筆紙本  
瑪泰·夏綠蒂·哈蒙后耶  
曾與常玉擁有兩年的短暫  
婚姻，這是常玉在咖啡  
廳為她以餐巾所作的速畫  
圖。（圖片由財團法人立  
青文教基金會提供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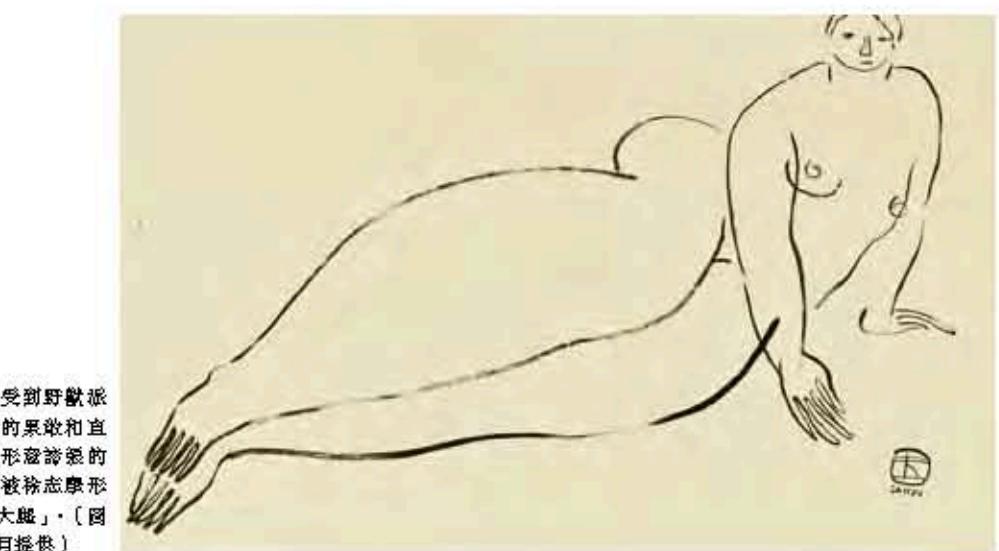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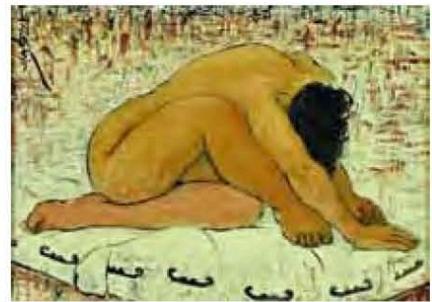
《白牡丹》(1950年代)，油彩織維板  
香港藝術館助理館長鄧慶參如此評論常玉  
這幅作品：「常玉的作品主題不離靜物、人  
體和動物等，此畫採用瓦蒂斯所喜用的商  
蝶國色塊，背景與主題連成一體，惟用  
色卻沉着內斂，不同於瓦蒂斯的明快色調，  
在參照西方繪畫的同時又別樹一格。」(圖  
片由法國五月提供)



華人藝術家朱沅芷的前妻朱海倫於1956年前往巴黎時，順道探訪了常玉。(圖片由財團法人立青文教基金會提供)



常玉的畫風受到野獸派  
和表現主義的累啟和直  
接影響，其形態誇張的  
裸女畫，更被徐志摩形容  
為「宇宙大體」。(圖  
片由法國五月提供)



《坐着的裸女》(1953)，油彩布本  
潘玉良的名作，筆觸帶點野獸派的影子。(圖片由法國五月提供)

86

87

## 傳 潘 奇 女 玉 良 子

拜石楠《畫魂——潘玉良傳》及黃蜀芹導演的《畫魂》電影所賜，人們對潘玉良從青樓出身至成為名畫家的傳奇人生津津樂道——被潘贊化贖身後負笈留學法國，與徐悲鴻同窗，回國後到南京擔任教授，再次赴法後終身未回。但鞏俐那斂首低眉中見媚骨的演繹終究藝術成分居多，從故友回憶中的潘玉良更多是位豪邁剛烈的女子。Eric Lefebvre亦說：「關於她在巴黎的生活有很多傳說，雖有說她晚年在巴黎生活潦倒，但她毫無疑問是留法中國藝術家的中心人物，她的工作室亦常是這班人的聚腳地。她定期在沙龍舉辦展覽，畫作亦自1942年起被法國政府收藏，但缺乏畫廊支持，是她沒有重大商業成功的主因。」



《黑衣自畫像》(1940)，油畫

時為1940年，正是潘玉良意氣風發的時候。她剛被選為中國留法藝術學會會長，並獲「法國國家金質獎章」，此畫亦是她的代表作之一。潘玉良素擅自畫像，將自己的形象投射在畫面中，此畫細節講究，黑色繡花旗袍、西式銅釘扣皮椅、插滿鮮花的粉青釉質耳瓷瓶，還有那微微傾側的頭顱坐姿……眉眼中傳出絲絲憂鬱，卻又不怒自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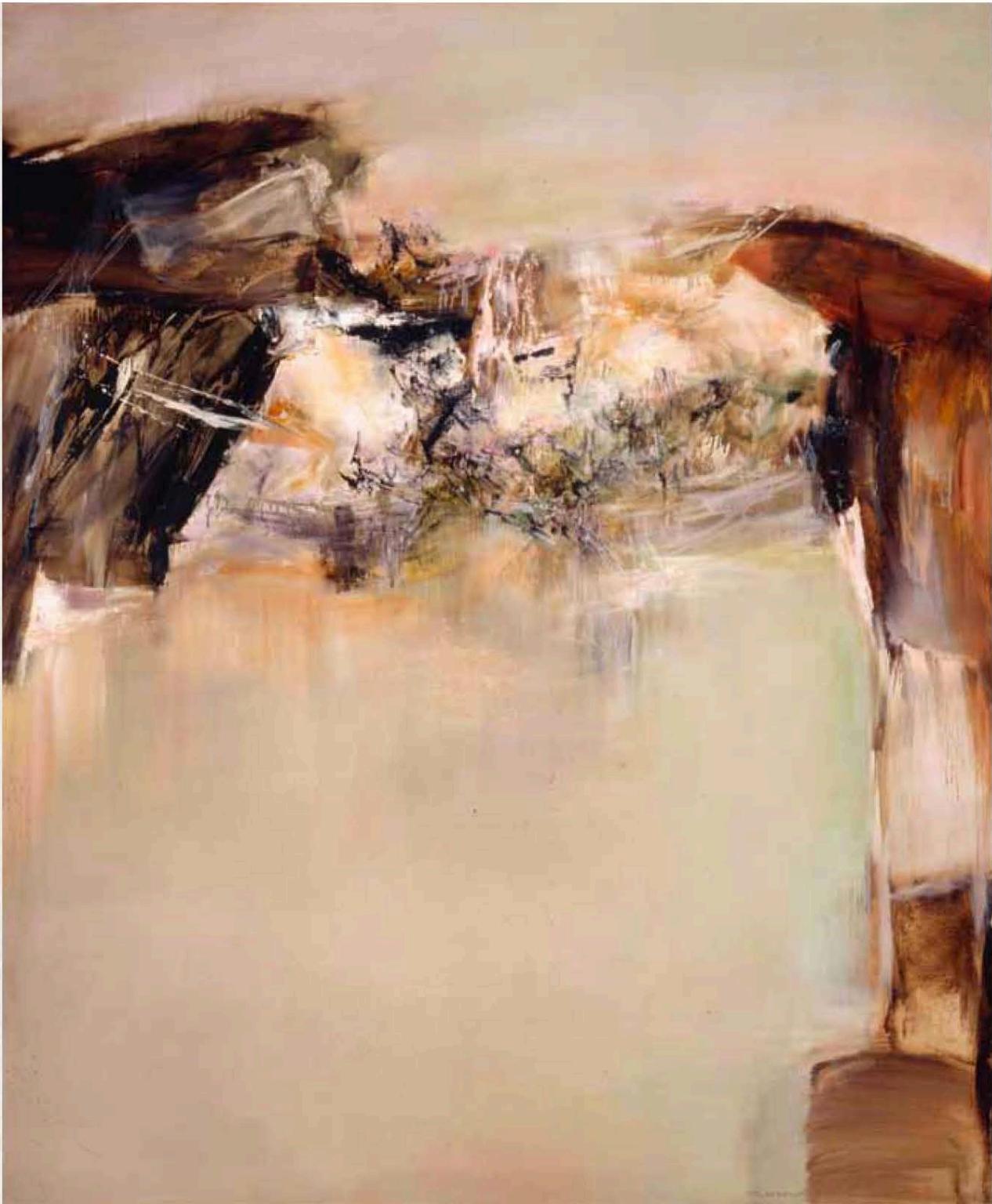
## 擁 抱 西 方，自 成 世 界

若說林風眠那輩人赴法是為了向西方取經回國革新國畫，趙無極、朱德群這輩便投進了西方懷抱，融入了當時的現代主義潮流，成為了「世界性」的畫家。

趙無極、朱德群、吳冠中均於四十年代進入杭州藝專，當時由林風眠任校長，正大力提倡中國畫現代化，校內老師包括吳大羽、劉開渠、林文鍾，幾乎清一色留法；可能也因此而加深了他們留法的意念。



趙無極晚年，久居於巴黎。(圖片由Corbis提供)



「林風眠鼓勵我對傳統的質疑，當我要以不同的方式觀察和思考時，他寬容我，還保護我不受排擠。我模模糊糊地畫得生動些、真實些，覺得學校教我的那一套被傳統所累，成了傳統的受害者……對於我來說，除了離開，別無選擇。我要以另一種方式來畫。」

《趙無極自傳》

《10.9.73》(1973)，油彩布本  
香港藝術館助理館長鄧慶堯評：「趙無極在法國吸收了西方抽象表現的手法，從具象走向抽象，並直接於畫布上揮灑地潑上色彩，畫面律動不定，大幅留白處保留了中國繪畫的奧蘊。」  
(圖片由法國五月提供)



(圖片由Corbis提供)

「在巴黎，大部分的西洋名畫都看過了，於是回頭又想起中國畫來，竟發現中國畫更有味道，它具有深刻含蓄的一面。」

朱德群

《無題》(2006)，石版畫  
(圖片由法國五月提供)



### 法國生涯

1948年，趙無極與妻子謝景蘭抵達法國，與雕塑大師Alberto Giacometti為鄰；像前輩常玉一樣，他也在大茅舍學畫，將西方的抽象繪畫方法和中國畫寫意畫法的空靈意象融合到一起。朱德群於1955年在台北舉辦了他的個人展後，便飄洋過海到巴黎留學。他由台灣經香港到巴黎，原本只打算在巴黎停留一年，參觀美術館和當地的藝術作品，但省下的經費又能多用一年，又參加沙龍獲獎，慢慢演變成三十年的法國生涯……吳冠中於1946年赴法，每天上午到巴黎美術學院學習，下午參觀博物館、畫廊，到魯弗爾美術史學校聽課，晚間除去補習法文的時間外，便總是在大茅舍畫人體速寫。四年後他沒有像兩位同學一樣留在法國，他回到中國後經歷文革，曾與農民一起生活，作品總有種質樸的味道。

三人均曾在杭州藝專受過紮實的國畫及素描訓練，到法國後大量研究光線、空間等西法，逐漸在不停的風格變換中建立、表達自己的想法，外在環境上又趕上了藝壇對東方精神的探索、抽象表現主義及潰色派等風雲際會，雖說並沒有像初期留法畫家們那樣一心師西法振祖國，但卻無不經歷過傳統與創新的掙扎、中國與西方的碰撞與交融……這種思考歷程均投射在畫作中。

《巴黎·丹青 二十世紀中國畫家展》

地點：香港藝術館

日期：6月20日至9月21日

《中法交融：旅法華裔畫家》

日期：即日至6月28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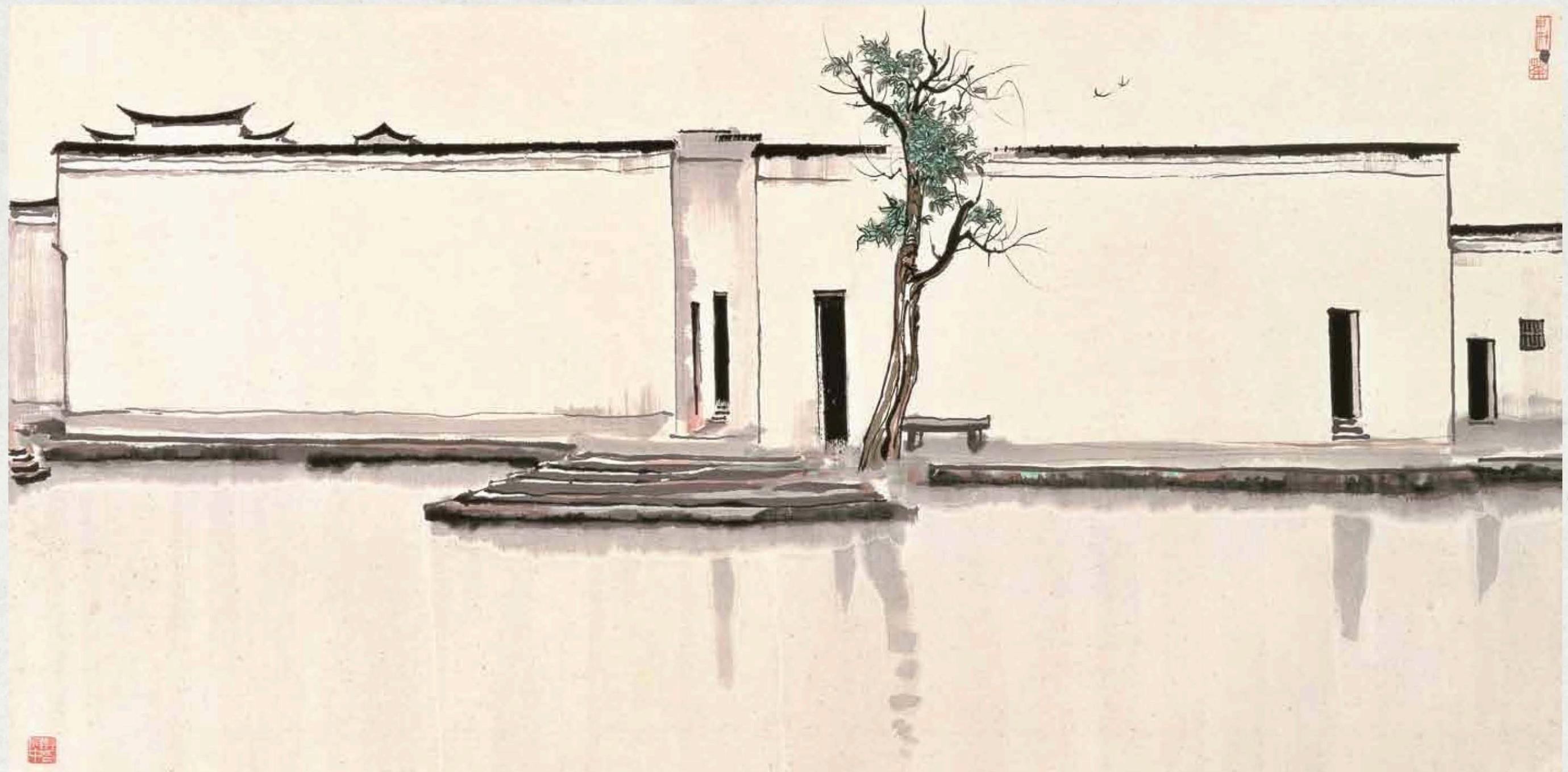
網址：[www.artshare.com](http://www.artshare.com)



「我不是一向崇拜梵高、高更及塞尚等畫家嗎？為什麼他們都一一離開巴黎，或紮根於故鄉，或撲向原始質樸的鄉村、荒島？我確乎體驗到了他們尋找自己靈魂的苦惱及其道路的坎坷。我的苦悶被一句話點破了：『缺乏生活的源泉』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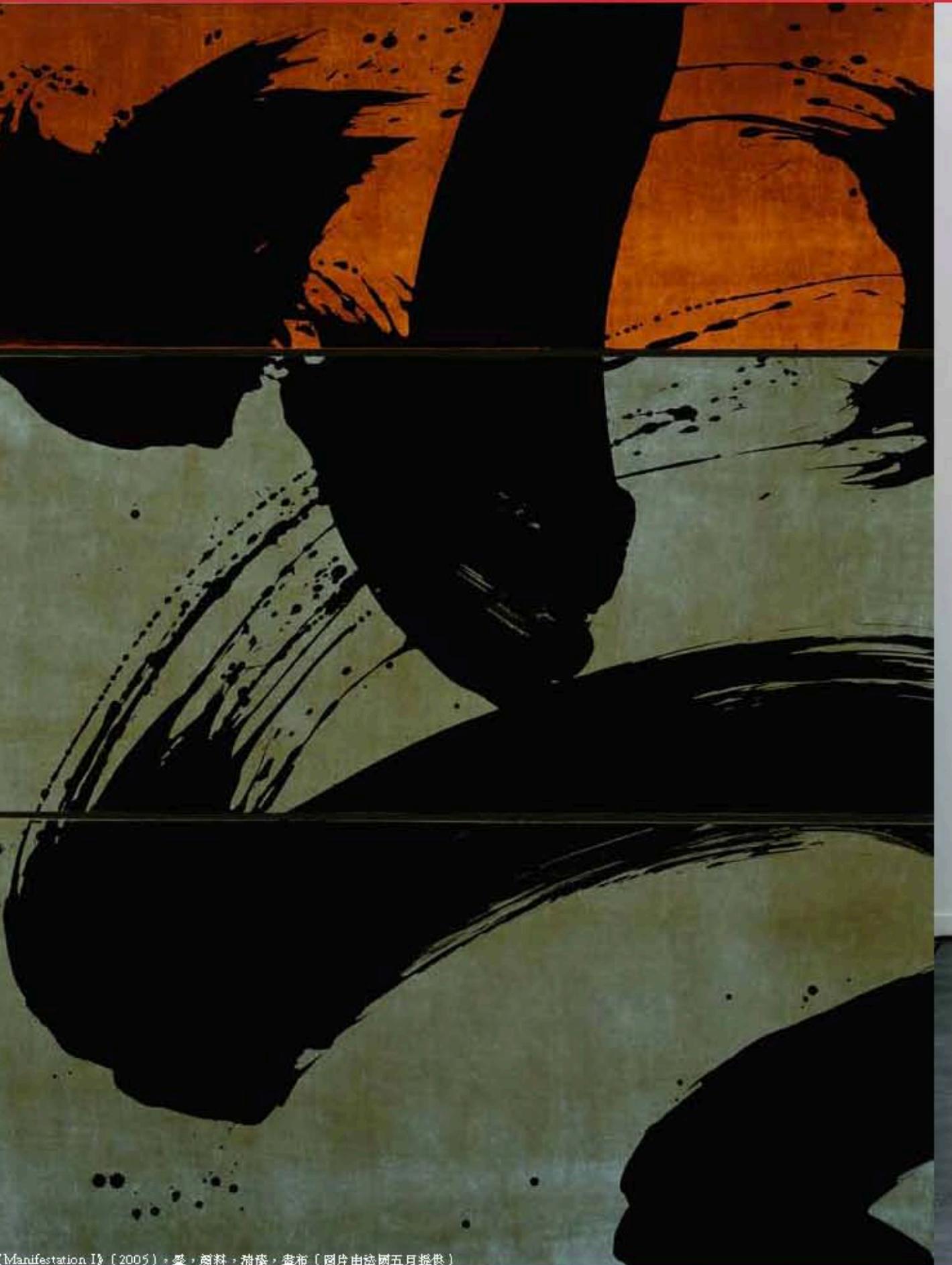
吳冠中《我負丹青》

(圖片由Corbis提供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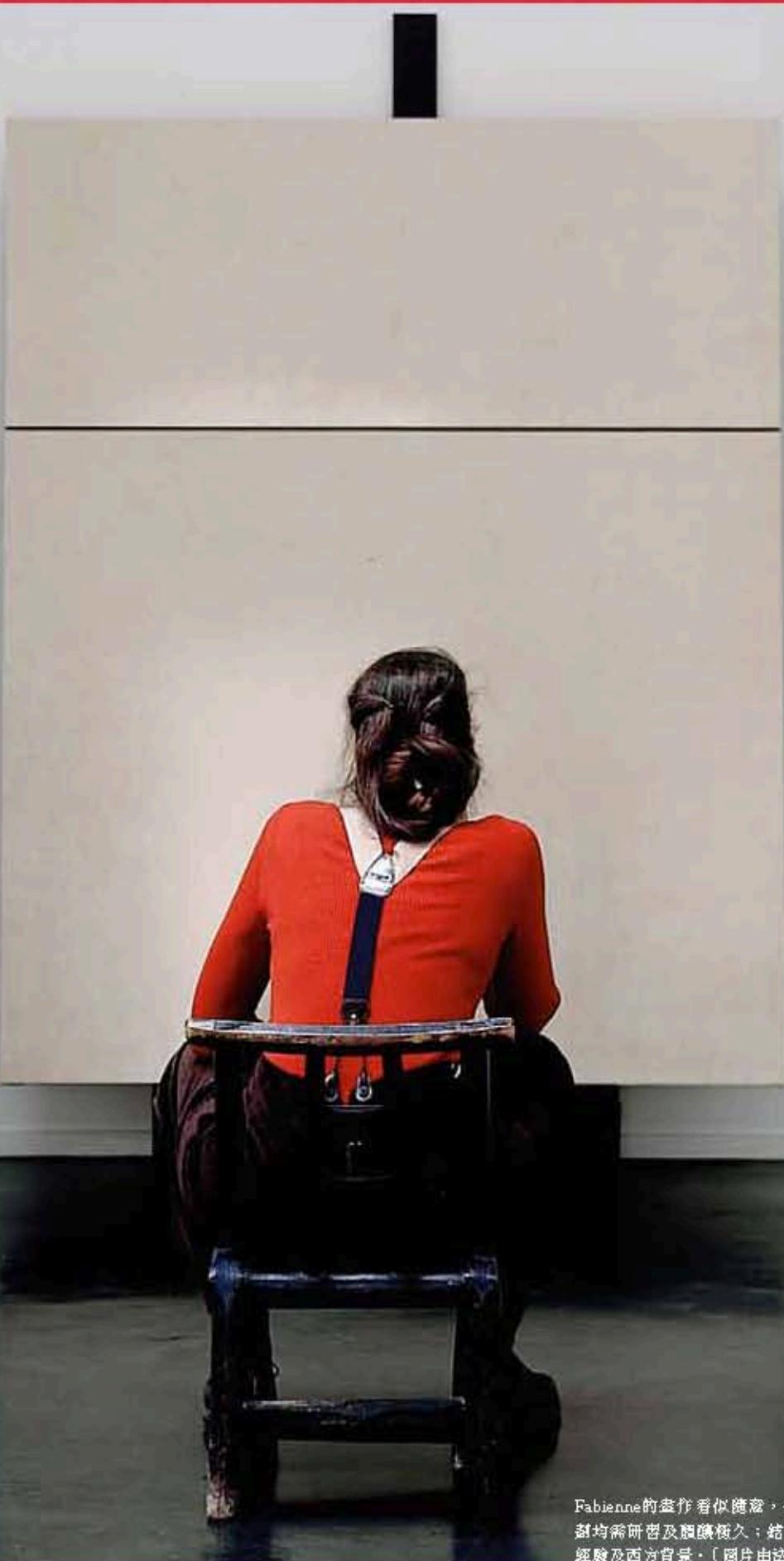


## 中國人洗禮的

法國對中國文化的認識，可能最早源於瓷器、茶葉等器物的引入，後來人稱「法蘭西之虎」的Georges Clemenceau，可說是將東方文化帶到法國的第一人，這位曾遊歷東方的政治家，寫了一齣關於中國的戲劇《The Veil of Happiness》，後來更拍攝成電影。五十年代靈感法國靈感對東方書法的熱忱後，女畫家Fabienne Verdier更遠赴中國，將書法入畫，進一步示範文化融和的可能性。



《Manifestation I》(2005)，墨，顏料，精漆，畫布（圖片由法國五月提供）



Fabienne的畫作看似隨意，但其實每筆每  
劃均需研習及醞釀極久；結合了她的中國  
經驗及西方背景。（圖片由法國五月提供）



為了配合她獨特的作畫形式，Fabienne為自己設計了這個結合三十五根馬尾毛和手柄的巨筆，可浸墨六十升。



遠天她雖身體不適，但仍親切的在其巴黎市郊的家招待我們。

「與中國的淵源，使我花了近三十年時間尋找一種新的、結合中西方文化的繪畫語言。」

Fabienne Verdier

### 作畫是一場儀式

一位外國人將中國書法的精、神、氣融入到西方繪畫中，要付出多少才可做到？當時是文革後不久的1984年，Fabienne Verdier獨自遠走四川，習書法十年。她是中國書法家協會第一位女性，更是唯一的外國人。離開中國後，她回歸歐洲的畫畫傳統，研究佛蘭芒派畫作數年，以自創的巨大馬毛筆，運氣逕行於巨大畫布之間，將中西文化的沉澱，凝聚於筆尖傾瀉而出……

到訪 Fabienne Verdier位於巴黎市郊的畫室，遠世獨立的房子被庭園包围，透過玄廊式的走道感受自然，配襯着牆上的幾幅畫作，充滿着禪宗沁人心脾的靜謐。Fabienne帶我們參觀她的書房，桌上、牆上滿是她當年從中國搜集回來的毛筆，還有玉石、樹枝。「世上所有的物件都與引力呼應，以不同面貌呈現出和諧。」走在她的居室，也能感受到不同物件、工具所交織的和諧。

對精神層面的重視，無疑是受到中國書法訓練的影響。「中國書法並非簡單的圖像、一種『手寫的字』，而是一整套與繪畫、詩歌、哲學平起平坐的思維方式。這種思維方式在西方的文藝復興出現過；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削減，卻仍活着。」

這也是她自小對中國文化熱愛的原點，甚至不惜自己爭取獎學金機會，遠走學藝。



動物骨頭、樹枝、雕像、玉石……散佈工作間每個角落。



Fabienne養的獮眼貓，眼神凌厲。

作畫就像是一場體力勞動，垂吊的畫筆方便繪  
造在畫布上游走。（圖片由法國五月提供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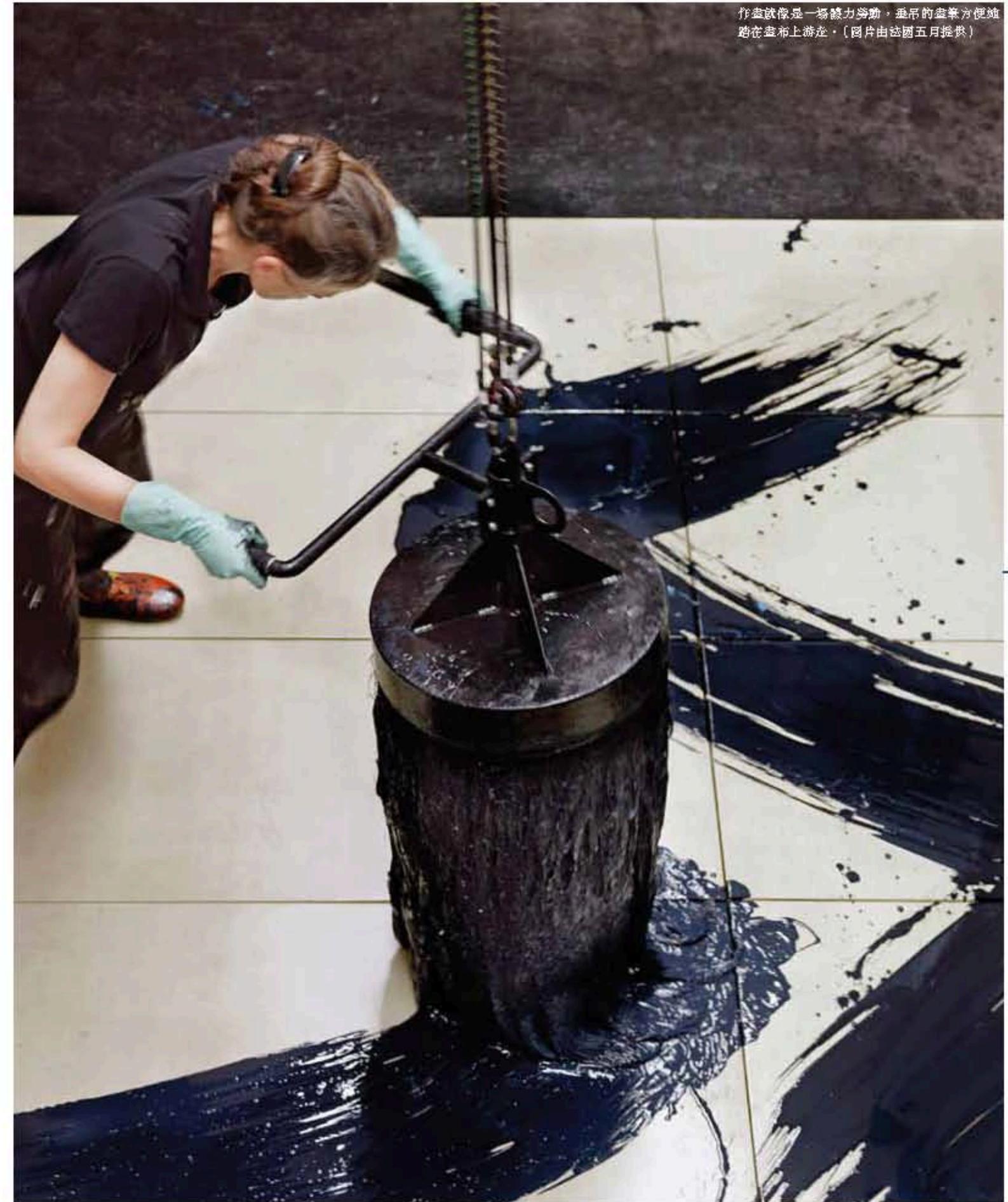


散佈於工作室牆上的參考圖，既有中國水墨，也有西洋畫作。

筆記簿內，被她們參考資料和分析或將滿滿的。



Fabienne於畫室中，審視其作品的細部。（圖片  
由法國五月提供）





Fabienne作畫時要參考很多背景資料，這幅便是其一。〔圖片由法國五月提供〕

## 求學苦行

Fabienne抵達四川美術學院時，正值文革後不久，位位身懷數千年文化、受過破四舊之苦的文人書法家正「安分守己」地重過正常生活，不敢公開張揚，因傳統絕學，對他們來說曾經代表著災難。在這樣的環境下，Fabienne叩上了四川書法大師黃原的門。

她希望在他門下學藝，他卻表明不再授業。於是她每晚臨帖，將習作捲成小軸，放在黃原門前。如此半年，黃原終於在看了她下筆後，收她為徒，條件是要麼不學，要麼一學十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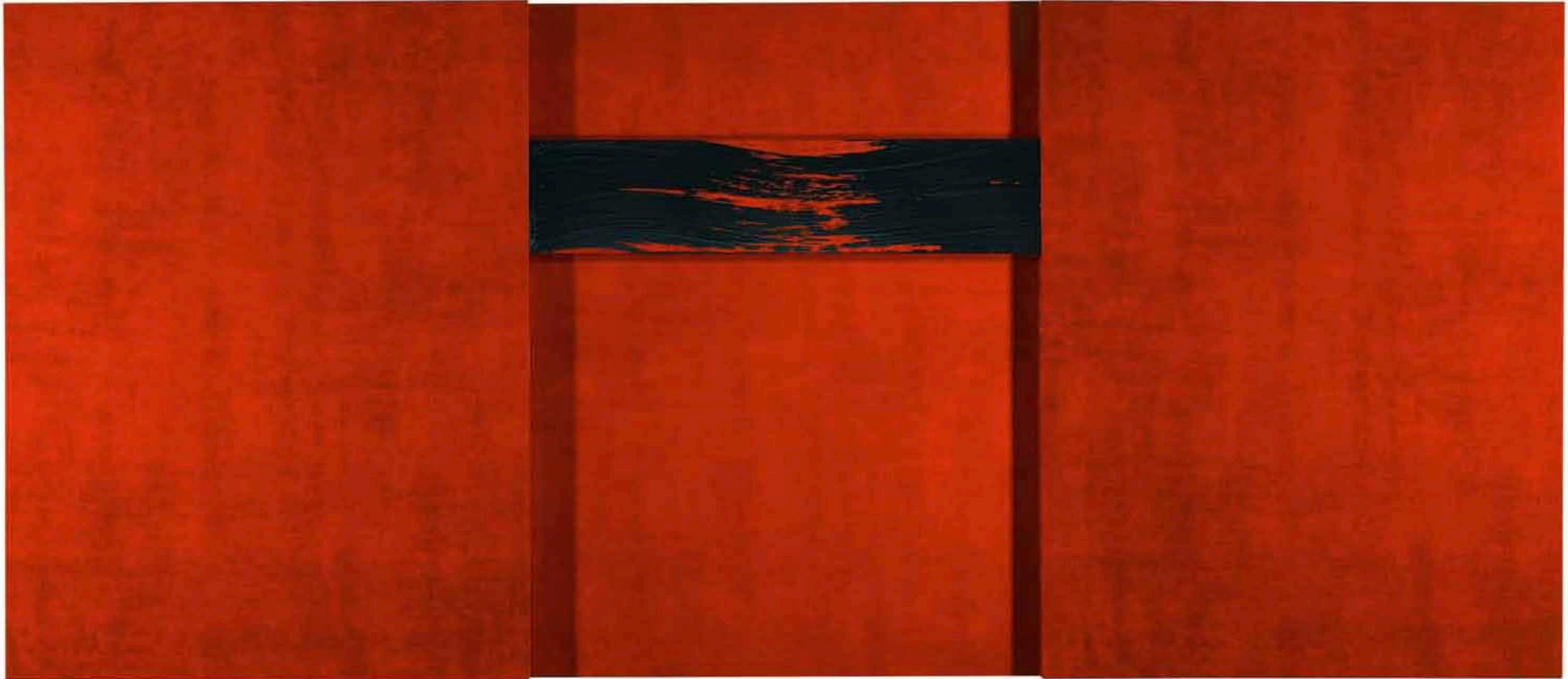
教書法前，黃原讓她先去做篆刻大師程軍的學徒。「除非你明白，你所學篆體的筆力從哪裏來，否則我不教你用毛筆。」又要求她先將「一橫」學好，不然不學其他篆刻或寫字——一橫是基礎，也是核心。

一次Fabienne對自然寫生時，受到黃原的揶揄。因為對他來說，必須瞧看並漫潤其中，然後才畫。慢慢她了解毛筆的屬性，知道用鼠變、狐狸、山羊或貂毛製的筆畫出不一樣的線。她不只在家前苦學，也走出教室，與當地人在茶室打交道、到處拜訪書法家求問，又多次到西藏、彝族村落旅行，體驗一些對中國人來說也很「異國」的文化。



不滿意的畫作，會被Fabienne焚毀。〔圖片由法國五月提供〕

以佛蘭芒畫作為藍本的《聖盧克的歷卷》(2012)，亦蘊含了Fabienne從四川書法大師黃原處習得的「一橫」功架。〔圖片由法國五月提供〕





Fabienne與她的四川美院同學，當中戴墨鏡者為中國當代藝術（油畫）「四大天王」之一的張曉剛（左二）。（圖片由Fabienne Verdier提供）



在四川美院的房間中，Fabienne晚上均在抄習書法。（圖片由Fabienne Verdier提供）

與少數民族的村民一同吸煙斗（圖片由Fabienne Verdier提供）



1985年，與老師同學前往梁山縣作考察時攝。（圖片由Fabienne Verdier提供）

Fabienne被書法老師黃原派去跟程軍學習篆刻。（圖片由Fabienne Verdier提供）



向耶胡迪·梅紐因  
《無主題變奏》致敬  
(1997年)

早期較多這類像書法字帖的畫作，後期慢慢步向抽象的符號演繹。（圖片由法國五月提供）



### 反芻文化根源

她對文化追求的執着，甚至要追溯到最深最底的根源。六世紀文人用來書寫的料子，叫祥雲紗，一種全由手工製作漂染的絲布。於是她親手提煉紅、橙、赭石或褐色顏料，用來染布做背景色；在這特製的絲布上寫畫，也需要用特製的墨。

1992年Fabienne得了極其嚴重的急性肝炎，因而返國。回到歐洲後，就像是種反芻的過程，她重新審視自身的文

化，研讀佛蘭芒（Flemish）等比利時、荷蘭的大師作品，將每個細部拆開研究，再化成色彩背景和抽象書法的筆觸。

但她與中國的交往，卻得以透過居法華人而延續。她在巴黎認識了著名漢學家程抱一，程在巴黎畫廊遇上Fabienne筆下的石頭，受啟發寫下了一首首詩，並連信帶詩寄給她。這段因緣促成二人合著《用石頭做標記》，後來程抱一又邀Fabienne為他的詩作畫；中、法、畫、詩，正以不同的面貌豐富內涵。

Fabienne解釋如何做成龜裂般的紋理



當然還有趙無極，那法國人中的華人

100

明星。「我們每次見面，均熱烈地談論繪畫，他總是為我中國式的縱向畫畫方式感到興趣，因他自己本身採用的是西化的橫向法和西方的畫筆。我記得他生命中最後的日子，已失去了對繪畫的慾望，白色的畫布總是在工作室等待他；我最後一次探望他時送了一枝大號的水牛角筆桿馬毛畫筆給他，希望鼓勵他重新執筆發掘墨趣，他微笑地感謝我，只是後來發現他可能對試驗新畫法已感到疲累……

「他們二人均告訴世人，不論是投身於畫畫、文學或詩學，均可以打破文化或地域界限，呈現一種通感的觀點或情感，因這是人類的共同語言。我想他們也為我嘗試探索一種新的、由中國和歐洲文化孕育出來的繪畫語言而感到欣慰。」

### 《法比恩·維迪爾 走過意象》

地點：香港大會堂展覽廳  
日期：即日至6月8日

### 《水墨清華：法比恩·維迪爾 原創版畫系列》

地點：藝倡畫廊  
日期：即日至6月7日

# 法式香港的風景

102

103

上世紀藝術家們要接觸別國文化，唯一途徑便是親身上路，坐上那動輒數月的远洋輪船，拋開一切航向未知。但如今踏入網絡年代，有什麼名家作品、藝術新知不能從網上或者本得知？當每個初出茅廬的藝術家（現代人）均或多或少經歷過各式各樣的網上資訊文化洗禮，亦勢必改變了文化交流的方式和面貌。

香港一向自詡為國際大都會，不少外籍藝術家以我城為據點，從事藝術創作；本地藝術家亦有不少機會遠赴外國，尋找創作新靈感。他們對文化交流有着不一樣的視點，在敏銳地感知異地的差異與積極投入當地生活中取得平衡，並誠實地反映在創作中。



黎卓華《Still Corner》(2012)

黎卓華(Sarah Lai)抽取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景物或景象集中繪畫，感覺自然卻帶來抽象的感覺。



聲音藝術家Cedric Maridet

## 文化交響曲

居港多年的法籍聲音藝術家Cedric Maridet，最近接受了香港藝術家梁志和以上同名創作項目的訪問——一個關於兩名摩洛哥女子，在香港生活中與故鄉的連繫。“So I don't really know sometimes if it's because of culture”，是題目，是總結，也是許多旅居創作的藝術家，在面對「你的靈感從何而來？」或「你的背景如何影響你的創作？」等問題的尷尬回答。

但Cedric的回答是肯定的，「這當然是因為文化，只是我很难界定是哪一種文化的影響，因為這個問題所牽涉的不單是我出生的法國或居住的香港，還有其他很多接觸過的異國文化，它們對我的影響已糾纏在一起。」

### 投身城市脈搏

他在訪問中講述了他的藝術工作如何在香港開始：1999年作為躲避法國強制兵役的方法，他被派來港工作，起初在大學教法文，後來將製作混音CD的慾望付諸實

行，最後更辭掉工作，在城市大學修讀多媒體藝術的博士學位。「在這裏我可以很容易找到寄賣CD的渠道，香港的城市空間亦成為我作品的內容。」如記錄已消失的中環街市的叫賣聲；在不同時段到訪滙豐總行行人通道，看時間如何影響同一空間的使用方法和潛規則。這種取向，可能源於他對香港最初的差異認知。「香港與法國有著很不同的空間感，包括密度和音量、道路設計的方法等，亦令人遊覽城市的方式較多限制。」

香港是他藝術活動的背景，養分或興趣，卻早在法國生活時已種下，是一種更久遠的薰陶。未識字的年紀便在父母安排下學習鋼琴，後來自發學會；大學時迷上攝影，在宿舍自製黑房，一星期有三到四天往家附近的藝術戲院跑，在那裏認識了全世界的獨立電影，包括香港的杜琪峯和王家衛。愛音樂的他，亦在巴黎接觸當時興起的維也納及柏林的電子音樂浪潮。「我現在的作品仍有很多電子元素，這可能是當年興趣的影響。」

「我關心的是聲音中的社會文化內涵，因此常常會以城市空間作背景；文化影響已融入作品之中，很難界定是哪種文化的影響。」

Cedric Maridet



Cedric參與了香港藝術家梁志和最近關於文化思考的作品



Cedric平日常用的錄音器材

104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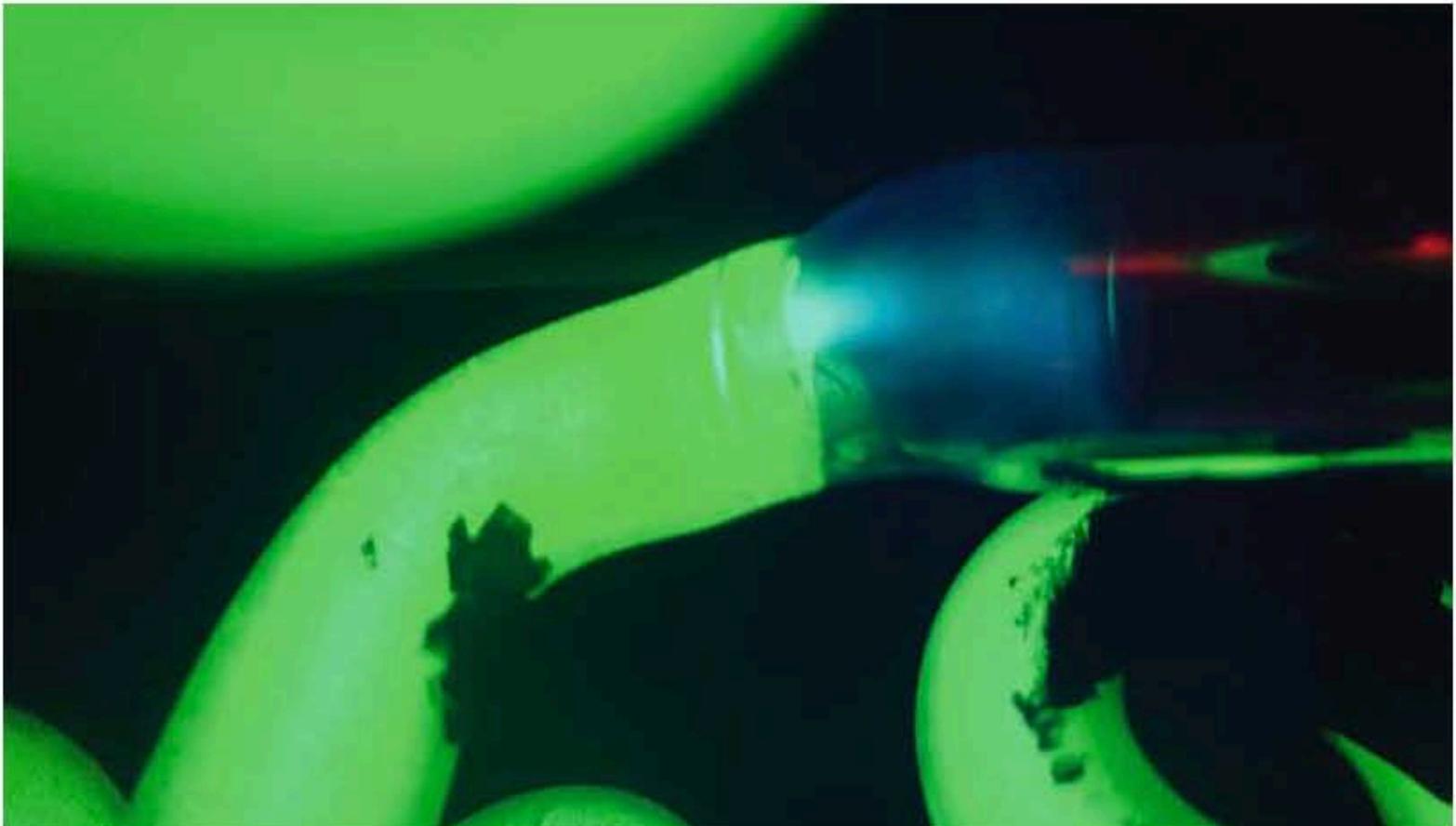
《The Mechanics of Shadows: Water Days》作品中自製的聲音裝置 105



Cedric的作品多以其身處的空間為背景，如《Back into the Ether》中的中環街市。（圖片由Cedric Maridet提供）



《Filipina Heterotopia》，以聲音探討匯豐總行人通道的權力關係。（圖片由Cedric Maridet提供）



《單眼佬》以霓虹的聲波振動作背景聲，充滿本土情懷。（圖片由Cedric Maridet提供）

106

在巴西熱帶森林中放置紅外線相機拍下動物不為人知的一面，驚訝的是路過的動物全部會望向鏡頭……（圖片由Cedric Maridet提供）

107



Cedric正身處南非，為他的錄音裝置作準備。（圖片由Cedric Maridet提供）



#### 文化豐富自我

這種手法無疑為Cedric的作品增添一分參與感和本土情懷，雖然這可能並非他的出發點。「我關心的是聲音中的社會文化

內涵，因此常常會以城市空間作背景，我希望探索一種地理意識。」

但如今地域概念早已不同上世紀初，交通發達令我們可以轉瞬到達世界的另一端；資訊發達亦令我們接收不同文化的影響。Cedric剛去過巴西熱帶雨林，接着計劃與科學家一起探索北極圈，這些體驗也會將影響他未來的新作品。

「有的藝術很社會性，有的從自我出發；但接觸其他文化也能豐富內在的自我，這對創作來說是不可或缺的。」

他也認為，文化背景應該是一些內在而不是拿來標榜的東西。「我對法國和香港，有着同樣程度的『家』的感覺。藝術圈常強調藝術家來自哪個國家，國籍對作品來說真的重要嗎？」

[www.moneme.com](http://www.moneme.com)



「身在異地，我不希望去看別人看過的東西，而是發掘能夠感動我的小細節。」

黎卓華

## 求同存異的火花

正在為《見》展覽作品而趕工



當談及文化交流，最直接的理解是文化差異帶來的衝擊，從而迸發出新火花，但對早前特意到法國尋找創作靈感的本地藝術家黎卓華（Sarah Lai）來說，共同性才是她關注的重點。

「在以前的年代，資訊不流通，藝術家要親身漂洋過海置身於藝術潮流、看畫家真迹來獲得養分；但現在我們早已熟知法國印象派的歷史、名畫賞析，因此這次到南法，與其從眼見的風景中獲取靈感，我更希望浸淫自己在其中，留神一些隱微的、觸動我心靈的細節；一些回歸「人」，共通性的東西。」例如打招呼時的笑容、

肢體語言；真心交流的話，語言不是問題。

契機源於一次藝術交流合作計劃，Sarah與另一位駐京法國畫家Sébastien Mahon受邀為即將舉行的《法國五月》展覽創作，並有機會到普羅旺斯地區艾克斯——著名印象派畫家塞尚的故鄉考察。「策展人曾提議我留意一下當地的山脊線，因塞尚曾以此作畫；我的確有到訪塞尚故居、工作室，反而更被那裏多年來完全不變的面貌、依原樣擺放的衣衫、錢包、煙斗等觸動，覺得他不單是一位「名人」，更是真實存在過的。」

## 觀察日常

因時間不多，她的體驗方式亦隨之而調整。「我在那邊真的是過『生活』，住在當地人家裏，到處閒逛，買菜煮飯。初時也沒什麼方向，卻很專注於自己當下的狀態，可說是『很專心地漫無目的』。之後慢慢被那邊與別不同的日光觸動，想起出發前策展人談到南法日光時那種輕鬆的心情，才肯定了以日光作題材。」

因作品一直有種抽離、被孤立的狀態，因此她選擇不斷拍照作參考（而不寫生），來凸顯這種感覺。她將這些相片傳給身在北京的Sébastien，Sébastien又傳

給她一些類近經歷的照片，從來回往復的互郵中，漸漸得出作品的面貌；其實亦是人與人交流的結果。

為了防止觀者閱讀畫作時被不必要的元素干擾，她特別選取了最日常的事物——水杯，作為表達光線的載體。這種日常的感覺，既是她一貫作畫的作風，亦似乎透露了她對獲取靈感、文化體驗的「方式」的看法。

《見》  
日期：5月31日至7月1日  
地點：淺水灣海濱道28號The Pulse



以相機攝下沿途風景作資料搜集，例如馬賽的海邊及被日暉照耀的街邊小椅。

Sarah此前的作品，《A Drowsy Car》(2011)。



# 移徙增加敏感

後記

交流對每人來說可能也有不一樣的定義。香港藝術家黃仁達在1973至1979年到法國學畫，他形容這段日子是半日畫畫，半日打工洗碗掙生活費，過程中沒有傳說的「浪漫」，他亦極力避免以「取經」、「留學生」等詞作為定性。

「一個人去外面看吓啲，無論看到什麼，都一定會對日後有所影響。」

「這種旅程令你脫離了原來的環境，一個人用幾年時間去思考。對於一些文化上順理成章、但其實不是那麼合理的事，每日去check。但這個地方不一定需要是法國，你關自己在蒲台島、長洲一段時間也可以——置身於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，會提升一個人的敏感度，而所有創作均來自敏感度。」他形容自己當年選擇法國，是基於無知，一些對法國過分片面或簡單的印象。但不論選擇哪個地方，也要經歷慢慢補充、修正認知的階段。

「我是一個反應比較慢的人，在法國反芻香港十多年的經歷；從法國回港後，再反芻法國和之前香港的經歷；每個人需要的時間長短不一樣，但應該是從『視點』而不是『事件』出發，否則便會很被動。」如今看的事物多了，到樓下落街買份報紙，也可發現幾件有趣事；「靈感不需要特打鑼去搵。」

文化交流有很多種面貌，辦講座、商業活動，甚至戰爭，亦往往會帶動文化交流。但與其動輒遠走他方，倒不如張開眼睛，將旅行那種敏銳觀察帶到日常生活，或許會是一種更持久、更貼近生活的方法。▶



「所謂文化交流，好像將A文化和B文化以外的東西否定了，但其實你帶着什麼舊經驗去，將決定你所得到的新經驗。」

黃仁達

